

公益账本“晒单”进行时！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压力与动力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截至记者发稿时,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慈善中国”共有 2538 条慈善信托备案信息,资产总规模共计 972446.69 万元。制度与市场的磨合仍在进行,但公众对透明与信任的期待,已然成为慈善信托发展的最大压力与动力。

披露率与质量的“两极分化”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落地,慈善信托作为新型制度被寄予厚望。然而 9 年过去,透明度问题依然成为焦点。记者通过“慈善中国”或部分信托机构官网发现,社会公众能获取的披露信息,往往仅限于备案数量和信托期限等基础数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以及是否独立审计,大多数公众无从得知。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相对走在前列,建立了年度报告制度,并引入了第三方审计,但全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披露框架。部分信托公司在民政部门网站上公布年报,部分只保留“备案信息”,还有的几乎没有后续信息更新,这种“拼图式”的公开方式,使公众难以形成完整认知。

在全国较早试点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地方——北京,记者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官网输入慈善信托关键词“备案”“终止”等信息检索,虽然能跳出众多有关此项慈善信托的信息,但检索单个信托项目依然有难度。县域层面的慈善信托问题更明显,部分项目仅通过地方民政部门官网发布简单通知,无财务报表、无项目照片,公众难以判断公益实效。

同时,技术应用与资源投入的“冷热不均”也加剧着慈善信托的信息披露差距。一些头部信托公司凭借资金优势,投入数百万元开发数字化披露系统,但中小机构(尤其是县域慈善组织担任受托人的项目)受限于成本,只能依赖“Word 文档+官网附件”的传统方式,导致信息查询分散、格式不统一。

北京某信托机构家族办公室分析师刘敏表示,部分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存在“选择性披露”,要么仅公开项

“作为慈善事业与金融工具结合的创新形态,慈善信托的透明度直接关系到公众信任、资金安全与公益目标的落地。近年来,随着慈善法修订,“慈善中国”平台推广及行业实践深化,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体系逐步成型,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披露不均、质量参差、监管待强”等现实挑战。

目名称、委托人信息等基础内容,对“资金具体用途、受益人筛选标准、管理费用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避而不谈;要么披露内容滞后,失去信息的时效性。仅有少部分信托项目达到“数据完整、逻辑清晰”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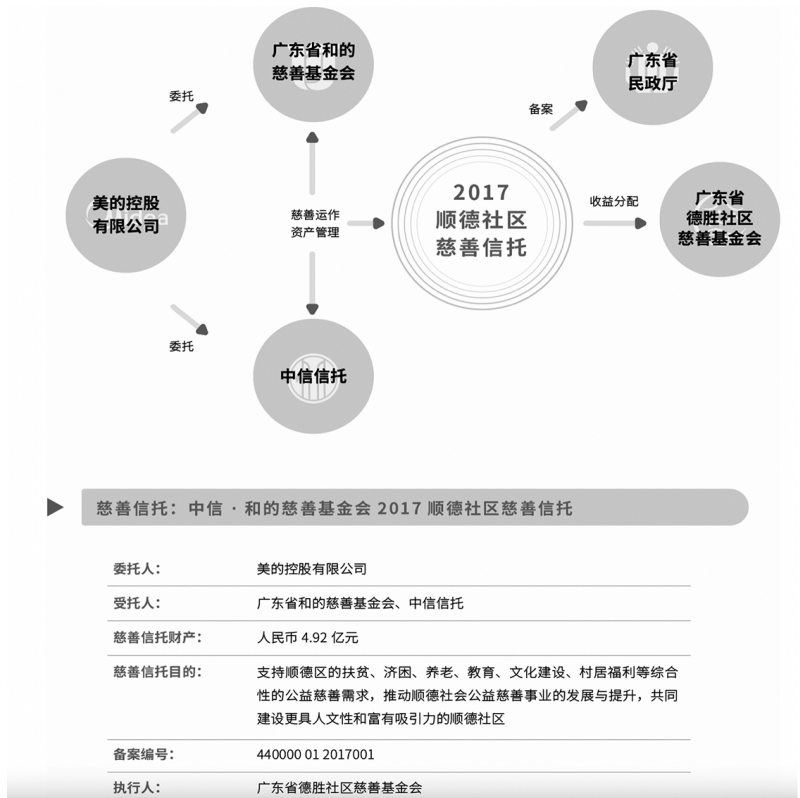
慈善信托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信托财产独立性”保障公益目标的长期实现,而信息披露则是维系公众信任、确保公益初心不偏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尹力子认为,在公众眼中,“慈善”和“信托”都属小众概念,两者结合形式更为复杂。这种认知壁垒,使得慈善信托信息披露存在不足,影响公众信任也制约行业发展。

信披处罚偏低难以震慑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但实践中,全国因信息披露问题被处罚的案例不多,且多为“限期改正”的轻微处理,难以形成震慑。

2023 年 10 月 20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对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72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查明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中有



“顺德社区慈善信托”在和的慈善基金会官网公示

一项涉及“违规开展慈善信托业务”。其后,该机构只是被民政部门约谈,这让行业对违规的重视程度不足。

尹力子表示,民政部门与信托公司的关系比较微妙,它不是信托公司的业务主管部门,只是公司开展的慈善信托业务受它的监管。民政部门可以监管慈善信托,但对于直接处罚信托公司受托人较为谨慎,也需要和金融监管部门协调。

此外,民政、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打通,部分信托通过“关联交易”规避披露。例如,受托人将信托资金投资于关联企业,却未在报告中说明关联关系,而金融监管部门的投资备案信息与民政部门的披露信息未联网,难以发现此类问题。

尹力子认为,其披露信息散落在地方民政官网、受托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且年度报告与项目进展未分类,公众需逐页查找才能获取关键数据;更有部分项目因缺乏技术支持,未及时更新信托财产变更信息(如股

权分红到账情况),这有可能引发公众质疑。

另外,税收政策模糊也进一步抑制披露积极性。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慈善信托可享受税收优惠,但具体操作细则(如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抵税、信托财产增值部分免税)仍未明确。部分委托人因担心“披露资产细节后,税务部门对抵税额度提出异议”,遂选择简化披露内容。

刘敏举例说,某家族设立的“教育慈善信托”,持有多家非上市公司股权,但年报中仅披露“股权市值约 5000 万元”,未说明估值方法与企业经营状况,委托人就坦言,怕详细披露后,税务部门不认可抵税金额,反而增加麻烦,干脆简化披露。

2025 年 7 月 7 日,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在举行的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慈善事业促进方面,将加快健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慈善信托等慈善法配套制度。

渠道与标准正在统一

尽管有着诸多挑战,但信息披露的渠道与标准正在逐步统一。

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已形成以法律为核心、部门规章为支撑、地方细则为补充的多层级架构,为透明化运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首次将慈善信托纳入规制范围,明确“受托人应当向民政部门报告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并向社会公开”。2023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进一步强化义务,要求受托人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并新增“民政部门建立慈善信托信用记录”的条款,将披露表现与信用挂钩。

2025 年 1 月施行的《慈善信托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规定》则更细化,明确年度报告需包含“支出明细、管理费用占比、项目执行进度”等核心数据,避免“模糊披露”。

根据《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慈善中国”平台成为全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核心载体,受托人需在此公示信托设立说明、年度报告、变更终止事由等信息;同时,各地民政部门(如北京、上海、广州)也在官网开设专栏,补充披露本地备案信托的细节,部分地区还探索了“标准化模板”。

同时,监管与评估机制也在创新试点。

2020 年 11 月,广州市出台《慈善信托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评估原则、对象和内容、组织和职责、评估程序、其他事项等。慈善信托评估内容包括“慈善信托的规范管理”“慈善目的的实现”“慈善信托的运用效益”“综合评价”等四个指标共 100 分。

广州引入第三方机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对信托的“信息披露完整性、资金使用合规性”进行量化评分,评估结果分为 A(优秀)、B(合格)、C(待改进)三级,为公众选择信托项目提供参考。

透明度与技术的双重突破

随着制度落地与行业重视,我国

慈善信托信息披露的实践成效逐步显现,尤其在覆盖面、技术应用与公众参与方面,呈现出积极变化。从披露覆盖面来看,头部机构与大额信托的透明度显著提升。

以中信信托管理的“中信·何享健慈善基金会 2017 顺德社区慈善信托”(规模超 4.9 亿元)为例,记者在和的慈善基金会官网上看到,其不仅每年在官网发布慈善信托年报,还详细解读资金使用情况;万向信托的“碳中和公益慈善信托”则按月在官网更新项目进展,包括植树面积、碳减排量等具体数据,让公众直观感受公益成效。

技术创新进一步打破了“信息壁垒”。部分机构开始探索“区块链+慈善信托”模式,实现资金流向可追溯、信息不可篡改。

记者注意到,2023 年,浙商银行在本省内试点启动“善本信托工程”,该行杭州分行为助力临平人民医院医疗救助基金设立的“善本信托”浙金-圣兆慈善信托”,就将每笔项目拨款记录上链,公众通过官网扫码即可查询资金从信托账户到受益人的全路径。

与此同时,公众参与渠道也在拓展。

除官方平台外,慈善信托信息披露正逐步融入 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

2024 年,“杭州上市公司 ESG 战略慈善影响力排行榜”将“信息透明度”纳入核心指标,权重占比达 20%,推动企业将慈善信托披露作为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环节。比如,浙商银行就将该行的善标、善本信托全方位地进行慈善信息披露。

尽管我国慈善信托信息披露面临披露不均、技术不足等挑战,但制度完善、技术创新与监管强化的趋势已明确。随着“标准统一、技术驱动、监管协同”的透明生态逐步成型,慈善信托将真正实现“阳光下运行”。

“慈善信托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而是社会理解。”尹力子表示,要统一全国披露标准,让公众能清晰追踪资金流向。加强社会认知推广,让慈善信托成为公众信赖的公益模式。

追踪

四年前承诺捐赠 60 亿元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进展如何?

■ 本报记者 皮磊

日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官网转载了一条《福建日报》的报道,报道称,近五年南安市累计认捐善款达 100 亿元,其中包括“厦门源昌集团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建泉州高水平大学实物捐赠 60 亿元”。

这也是一度引发社会关注的企业/企业家巨额捐赠之一,而该笔捐赠还要追溯到四年前。

据公开报道,2021 年 10 月 31 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与源昌集团在南安举行共建泉州高水平大学框架协议签约。据介绍,泉州市政府与源昌集团此番合作,按照“集中力量、提质培优、整合资源、做强做大”的原则,重点支持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建设。

对于捐赠初心,源昌集团董事长侯昌财当时曾表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全省第一,令人遗憾的是,福建南部有厦门大学、北部有福州大学,而地处中部的泉州却没有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所以建设大学一直是泉州几代人的梦想。为此,源昌集团决定以实物捐赠 60 亿元,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共建泉州高水平大学。

根据协议,泉州市政府将泉州高水平大学相关建设项目纳入泉州市重点项目……重点支持泉州师范学院更名大学、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升格本科医学院校,争取上级支持适时整合泉州优质公办高等教育资源建设一所高水平大学。

根据协议,源昌集团捐资 60 亿元,在南安市慈善总会设立专项资金,其中 20 亿元用于建设泉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安新校区并争取升格为泉州医学院;40 亿元用于建设泉州高水平大学,包括大学校园内的所有建筑物以及道路基础设施等。鉴于泉州有 1760 年的历史,侯昌财承诺“用 1760 天的建设工期把泉州高水平大学建成并交付使用”。

那么,相关事项进展如何?

记者从源昌集团官网了解到,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安校区位于南安市罗东镇,建设用地规划 1000 亩,其中一期项目占地面积 576 亩,总建筑面积 33.7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25.5 亿元。不过,源昌集团透露,由于项目执行过高的标准进行建设,实际总投资达到 32 亿元,全部由侯昌财独资捐建。

来梳理一下捐赠执行进展——2022 年 6 月 11 日,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安新校区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同年,源昌集团再向该校捐赠 2000 万元,用于“升格泉州医学院”必须的项目仪器设备采购;2023 年 3 月,项目正式开工;2024 年 10 月,该校区迎来首届 1700 余名学生,侯昌财出席了学校开学典礼。

2024 年 11 月 17 日,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捐赠仪式举行,侯昌财表示,创建本科院校的目标志在必得。升格本科后,他会继续帮助学校快速发展,把校区面积扩大到 1000 亩以上,所需建设资金继续投入。再用五年到十年,还要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要在泉州医学院的基础上,建成一所高水平的泉州医科大学。

源昌集团微信公众号文章称,此举是“为创建泉州医学院的目标做准备,目标是建成一所高水平的泉州医科大学”。

至此,其当年承诺捐赠资金已使用过半,下一步如何?目前并无相关报道,但根据源昌集团微信公众消息,侯昌财曾在多个场合提出,希望泉州医高专 2025 年上半年升格为医学院后,力争在五到十年内,政、校、院、企携手大力推动学校升格为泉州医科大学,“为完成捐赠 60 亿元建设一所属于泉州人民共同期盼的泉州医科大学的愿望和目标而努力奋斗”。

这句话似乎也为当年 60 亿元承诺捐赠明确了方向。

“近年来,在支持传统公益慈善领域之外,捐赠巨额资金创办大学,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家共同的选择。特别是今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先后取得重要进展并开始招生,为社会力量办大学提供了有益参考。事实上,除上述曝光度较高的典型案例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企业家通过持续捐赠等方式,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不过,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在学校介绍一文中提到,“目前学校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高职医学院校,为升格创建泉州医学院而奋斗”。这也说明,截至目前,该校“升格泉州医学院”的目标

还未实现。

那么,关于协议中提到的支持泉州师范学院等建设进展如何?记者通过源昌集团、泉州师范学院以及南安市慈善总会等机构官网搜索,均未发现相关信息或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 10 月,有网友在人民网留言板提问关于泉州师范学院更名为“泉州大学”的相关问题。福建省信访局表示,据泉州师范学院调查了解,泉州师范学院更名为大学,得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和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海内外泉州人的共同心愿。教育部对于包括学校更名在内的高校设置事项有一系列规定,目前学校距离更名“大学”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学校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更名工作,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实现更名为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公开资料显示,厦门源昌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工程总承包、酒店投资、建材贸易、股权投资、物业服务、医疗产业、商业运营管理于一体的大型集团企业。其董事长、创始人侯昌财多年来积极投身家乡公益事业,尤其在教育事业上投入巨丰。

今年 8 月 21 日,源昌集团微信公众号发布《金秋圆梦 | 南安市慈善总会昌财永久基金发放奖励学金 142.7 万元》一文。据该文介绍,从 1985 年捐资 5000 元为家乡小学修缮教室开始,侯昌财始终心系教育事业,所捐建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线覆盖,捐建的教学楼及功能大楼达 103 栋。40 年来,侯昌财已陆续向泉州、厦门、南安的教育及其他慈善公益事业捐资超 82 亿元。

■ 本报记者 皮磊

8 月 27 日,蚂蚁集团公布生态公益项目“蚂蚁森林”最新数据:自 2016 年 8 月项目启动,9 年来“蚂蚁森林”已在内蒙古、甘肃、河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 13 个省份种下 6.19 亿棵树,种植总面积 655 万亩(4366 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八大沙漠之一——乌兰布和沙漠面积的一半,也相当于 62 万个标准足球场。其中,9 成以上的“蚂蚁森林”种在了“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地区,助力当地的荒漠化治理和防沙治沙工作。

截至目前,蚂蚁集团为该项目已累计协议捐资 45.66 亿元(随着各地生态项目的实施进度,已实际支出 33.86 亿元),其中有 7.19 亿元成为各地种植养护者的劳动收入。

从“以荒漠化治理为主的生态修复”到“以保护地建设为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再到近年来新增的海洋生态保护、净滩减塑项目,目前“蚂蚁森林”的各类项目已累计参与支持了全国 25 个省份的生态建设。

陈金海的家在内蒙古科右中旗的亚门毛杜嘎查。他清楚地记得,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家乡的沙化日益严重,从初现荒漠化直到一棵草都不长。因水土流失严重,别说放牧,就连养殖业都一度难以维继。村民们曾自发组织植树,尝试种过一些耐旱的植物,但受限于技术和土地条件,成活率不高,效果也有限。

2019 年春天,陈金海和老乡们开始大面积种植“蚂蚁森林”捐

助的柠条。这种植物耐寒耐旱、适应性强,根系深扎土壤,适合防风固沙。“当时就想啊,将来这一片沙地指定是绿树成荫,这里满山遍野都能绿油油的。”陈金海统计过,这批柠条的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陈金海的期待逐步成为现实:从 2020 年开始柠条就慢慢长起来了,而且一年比一年长得好,曾经寸草不生的沙地如今生机盎然,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每年 8 月柠条结籽的季节,村民们采摘净籽后能卖到 30 元一斤。

据统计,“蚂蚁森林”各类项目的实施已为各地累计创造了 479 万人次的种植、养护、巡护等劳动增收机会。9 年来,仅劳务一项,参与各地“蚂蚁森林”项目实施的劳动者们,就从蚂蚁集团的公益捐资中收获了 7.19 亿元。

随着种树治沙的效果日益稳固,在梭梭根部接种苁蓉、采摘花棒沙棘的种子和果实、灌木苜蓿用作饲料发展新的种植和养殖业……“蚂蚁森林”项目实施 9 年来,各地的一线种树人因地制宜、护绿养绿,开辟了不少新的致富途径。

“从 2016 年起,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蚂蚁把种树这件事坚持了 9 年,生态类公益项目的特点也在不断考验我们,更科学、更专业地助力各地生态可持续发展。”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彭翼捷说,从“种树治沙”到生态价值惠及更多人,“蚂蚁森林”希望能让“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也成为“金山银山”的获益者。

「蚂蚁森林」9 年种下 6.19 亿棵树——蚂蚁集团为种树累计协议捐资超 45 亿元